

我参与策划林风眠“批斗会”(上)

◆ 胡振郎 口述
吉岭 魏松岩 撰稿

自上世纪50年代起辞去杭州教职、“隐居”上海的画坛巨匠林风眠,在“文革”大潮中难逃厄运。继被抄家之后,1968年8月又莫名其妙地被污蔑为“特务”,身陷囹圄。长达五年的牢狱之灾,林风眠是如何度过的?他有没有机会和外人接触?有没有朋友设法营救过?这些细节在由胡振郎首次和林风眠朝夕相处二十余天,林先生的和善、恬淡给青年胡振郎留下深刻印象,两人也由此结下情谊。1972年因为美协领导沈柔坚想念狱中老友的一声叹息,素来敬重林风眠先生的胡振郎冒险亲自探监林风眠,并策划以假借回单位接受批判之名暗中安排林先生与沈柔坚会面……

胡振郎先生系著名画家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。1963年自浙江美院毕业后,被分配到上海美协工作,负责联络及服务国画组会员。同年,美协组织林风眠、周碧初等画家组成写生队赴浙江金华写生。作为后勤保障人员的胡振郎首次和林风眠朝夕相处二十余天,林先生的和善、恬淡给青年胡振郎留下深刻印象,两人也由此结下情谊。1972年因为美协领导沈柔坚想念狱中老友的一声叹息,素来敬重林风眠先生的胡振郎冒险亲自探监林风眠,并策划以假借回单位接受批判之名暗中安排林先生与沈柔坚会面……

沈柔坚叹息说:“我很想念林风眠!”

“文革”期间,上海美协领导沈柔坚,在自己的问题澄清之后,有一桩心事始终放不下,他惦念着挚友林风眠。沈柔坚是福建诏安人,林先生出生在广东梅县。两人地域接近,语言相通,都讲闽南话,彼此感情深厚。一次,不知是随感而发,还是对我抱有期望,认为我能有些办法,沈柔坚叹息说:“我很想念林风眠!”

沈柔坚的这句话打动了,我为着“文革”中人与人之间的温暖真情,也是因为我自己很想去看看林先生。1963年我刚到美协,在会员工作部,为国画组会员服务。那年,美协组队去金华一带写生。金华是我家乡,写生地点是我的建议。蔡振华带队,我跟着做后勤,自此与林先生熟悉,有了接触。

沈柔坚说这话是1972年初。此时,要见到林先生并不容易。林先生处境凄凉,已经身陷

图囿,被关在蓬莱路的上海市第一看守所。

我第一次听到林先生入狱的消息时,非常意外。那次我陪同他去写生,前后相处三周多时间,朝夕相处的生活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和品行。我印象中的林先生,很守规矩,为人小心。他内向,不怎么说话,甚至有些孤僻,自己不太主动联系人,待人稍嫌冷淡,对政治、对交际都没兴趣,不热衷。他唯独对艺术坚持、执着。这样的个性,在解放初风起云涌的火热形势中,显得有些寂寞、不合群,却也不至于滋生麻烦,甚至到入狱。

有关林先生入狱的原因和背景,我所知道的非常有限,沈柔坚当时也不比我知道更多,据说最初林先生自己都说不清楚。他被抄家人狱,直到预审,才知道自己的罪名被诬陷为“特务”。

我听说林先生在狱中受过苦,也听说傅雷先生与夫人的“文革”遭遇,令林先生伤心难过,精神上压力很大。他和傅先生早年留法时相识,是多年好友。林先生自己曾写过一首小诗,表达他狱中的境况和心情:“一夜西风,铁窗穿透,沉沉梦里钟声,诉不尽人间冤苦。”我们听闻,都唏嘘叹息。

“我想想办法,去看看林先生。”

我尊重林先生,又有昔日相处的情分,如今,听到沈柔坚的叹息,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,我都积极响应。我主动地说:“我想想办法,去看看林先生。”

沈柔坚眼睛一亮,很专注地看着我,眼神里满是期待,期待我说出具体办法。他可能没想到,真的可以有办法。



■ 蓬莱路原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旧址,当年胡振郎探望林风眠即从此门入

我接着说:“林先生现在牢里。到看守所看人,得有一封介绍信才行。有了介绍信,我才好以调查他为借口,去看看,了解他现在的情况。”沈柔坚听到我的想法,心里也一定很想去。但他不方便去,自己刚经历挨整的打击,不能再节外生枝,便嘱咐我小心从事。

我预先准备好一套说辞,找军宣队负责人说明情况,重点陈述探监的目的。还算顺利,没有多费口舌就拿到了介绍信。沈柔坚很高兴,他原本以为不会这么顺利,甚至根本办不到。

林先生是大画家,即便在狱中,也受关注,去探监,有一定的政治风险。另外,“文革”中,每个人的想法都是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另外,看守所是什么地方?不是好地方。在一些人眼里,那是阴晦之地,会带来霉运,不愿和它扯上关系,哪怕是工作原因,能回避就回避。为见林先生,这些我并不介意。

虽然我不在乎,但是拿到介绍信后,我却在想,和谁一起去呢?按规定至少两个人,不允许单独行动。不久前我去闽南和北京取证沈柔坚的平反材料,也都是两三个人同行。

我想到了同一个部门的项宪文。他也是大学生,个人素质好,比我晚一年分配到美协工作。我信得过他,向组织说明,要他和我一起。他基本听我的,这样我就能掌控全局,遇到意外情况也能按我的意愿处理。项宪文不光是我关系好的同事,后来还成为我的连襟。

那几天,我其他的事情都往后排,专心考虑探监林先生的事:到了看守所,说什么,怎么说,如何把要传达的意思暗示给他,怎么做才不会给林先生带来麻烦,也能保护好自己

和小项……我一样一样尽量考虑周全。这期间,沈柔坚也过问过两次,他非常关注。

一声“林先生”已让他低头拭泪

我和小项是那天一早到的看守所。我们进门,盘查很严格。我交上介绍信,狱警十分认真地查看、登记,然后安排我们在接待室等候。

等了很久,我环顾接待室,一个小房间,中间放张小桌子,两把椅子,其他什么都没有。后来听到声响,人行走的声音,窸窸窣窣,由远而近,林先生被带进来。

这之前,我有很长时间没有见过林先生了。乍看之下,很让我吃惊,虽然我有心理准备,知道他在牢里,好不到哪儿去,但实际情况还是出乎我意料,让我无比心酸。他人明显憔悴衰老,以前就很清瘦,但精气神还好,现在更加消瘦,颧骨和额头突出,有点弱不禁风。此时,林先生已过七十岁,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。

我看着他落座。给他坐的椅子,是那种法庭上审判时,犯人所坐的椅子,圈起来的。我坐在对面,和林先生隔着桌,桌子不大,两个人很贴近,就是面对面了。我张口,先叫他一声“林先生”,他未及应答,已经开始低头拭泪。

我持有军宣队的介绍信,看守所并不安排人在旁监视,交谈环境比我预想中的宽松许多,来之前精心设想的一套说辞,没派上用场。没人看着,我们谈话可以放开些。

我知道时间宝贵,开门见山。我说:“林先生,您受苦了,我们主要是来看看您。沈柔坚先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,您放心。沈先生心里也很想来看您,但是不方便。”

听了我的两句开场白,林先生点点头,神情舒缓了一些。他也很关心沈柔坚,一来两人感情好,彼此惦念;二来沈柔坚是新四军出身的老领导,资历深,有影响力。沈柔坚自己的问题解决掉,等有时机,就好了。他是美协的人,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组织。

真相推理师:嬗变

呼延云



36.没有目的

“为什么?”林香茗问。“因为完全没有必要。”“完全没有必要?”“对,完全没有必要!”呼延云说,“陈丹被转移到ICU之后,我在112房间,向于护士长问了一个问题:陈丹,她真的很危险吗?于护士长的回答是:她,看样子很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……这段对话,徐诚集团的人一定通过窃听器听到了。那么既然陈丹‘很可能活不过今天晚上’,徐诚集团即便是真的想杀她,听完这段对话,还有什么必要派杀手,冒险闯进有警方值班的小白楼,杀害陈丹——那不是画蛇添足吗?”

身后汽车沉闷地驶过,像要把桥梁压断似的,发出恶狠狠的隆隆声,震得人一阵阵心慌。呼延云接着说:“通过推理,小郭给凶手开列了三个特征:1.他住过莱特小镇的‘临时居所’;2.他进过小白楼并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;3.他是个左撇子。而只有王军完全符合这些特征,所以他是真凶。但这三个特征——衡量凶手的这三把尺子,刻度真的精准吗?”

“首先,小郭提出的问题是:陈丹是怎么来到24号别墅的?她通过没有发现水钻等推理,得出结论:陈丹被带到24号别墅时已经昏迷,而24号别墅附近没有车辙,所以陈丹是被凶手先用车拉到‘临时居所’,弄晕后再背进24号别墅的——我不同意她的这个结论,因为陈丹到24号别墅还有一条‘暗道’,等会儿我再告诉大家……”

“但是我们后来发现,莱特小镇里确实有个‘临时居所’,而且还找到了芬妮就在这个‘临时居所’里被杀害的电锯啊!”林香茗说。“我不否认王军是杀害芬妮的真正凶手,但他真的杀害了陈丹吗?”呼延云摇了摇头,“我先来谈谈小郭开列的凶手另外两个特征:他进过小白楼并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;他是个左撇子。就在昨天下午,我和小乔护士一起回到小白楼,发生了一件事,小乔护士帮我推开玻璃门时,上手就把右手伸向了那扇坏掉的右门,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人,那就是

马笑中……”“我?”马笑中指着自己的鼻子,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对,就是你。”呼延云说,“咱们这帮专案组成员中,数你跑小白楼跑得最勤,可是我记得每次你都因为差点推倒坏掉的右门,挨于护士长和小乔护士的训。为什么?因为人的记性并不是那么好,还因为我们对坏掉的门,总有这样一种想法:今天是坏的,过两天也许就修好了吧?所以下次照样会推。”“嗯!”马笑中搔了搔脑袋,“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”

“但是7月10日的夜里,凶手没有推那扇右门,一下也没有。他如果习惯使右手,进去时推,右门应该向里倾斜;如果他是左撇子,出来时推,右门应该向外倾斜。但是那扇门既没向外,也没向里。”呼延云说,“小郭的结论是:凶手来过小白楼,所以知道右边的门是坏的。这个我同意。但是我也觉得有点奇怪:凶手的怎么记性这样好?怎么就不像常人一样想‘坏门已经修好了呢’?他的行为似乎就是在刻意避开右门,似乎就是要把‘凶手进过小白楼并知道右门是坏的’这个特征塞到办案人员怀里,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特征,我们就无法把嫌疑对象锁定在一定的范围内;有了这个特征,再结合左撇子的推理,王军就成了最大的犯罪嫌疑人。”

“我想说明的一点是:有人曾经执刀闯进小白楼,来到陈丹的病房,结果被潘秀丽吓跑了,这个人逃跑时把右门向外推,这是左撇子才能做到的,所以我相信他就是王军。可另外一个问题就来了,潘秀丽说,他拿着一把刀,在陈丹的病床前站了整整30秒——小郭当时也注意到了这个疑点——外面有随时可能进来的护工,而他居然在这个房间里整整站了30秒,却没有任何作为,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?”呼延云轻轻地摇着头,“我想了很久,突然得出一个很可笑的答案:他根本就没有目的。”

“他根本就没有目的?”蕾蓉重复了一遍他的话,困惑不解:“什么意思?”“意思是说,王军很可能是被一通以医生名义打来的电话,比如说陈丹在医院里想见他之类的话骗去的。陈丹被割去乳房,引起警方对莱特小镇的关注,咱们夜探小镇,他因为袭警,还被抓进市局,他也确实想了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,戴上墨镜、带上刀就去了。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隐蔽和防身手段,足以证明他并没有太当回事。”

任何戏曲总有一个杰出的艺术大师作为它的旗帜与标志,京剧的代表人物是梅兰芳,豫剧的翘楚为常香玉,沪剧的领军人物当推丁是娥,评弹界一代天骄、首屈一指的宗师就非蒋月泉莫属了。

中国评弹史上一代宗师蒋月泉的大名,几可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并驾齐驱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,是评弹界明星璀璨、流派纷呈的黄金时期,蒋月泉则是明星烘托下的一轮清澈、明澄、熠熠生辉的皓月;他开创的“蒋调”不仅蜚声江南,还流传港澳,名扬海外;蒋月泉评弹艺术的精华,一如甘冽、醇净的汨汨涌泉,涓流不息,用之不尽,取之不竭。行家们一致称他为四百年才出一个的旷世奇才。今起本版连载《皓月涌泉——一代宗师蒋月泉传(节录)》。

1.蒋氏家世

蒋月泉的父亲蒋仲英生于光绪七年(1880年),苏州人。祖父在苏州景德路城隍庙开片小小的香烛店,因为身体羸弱多病,祖母常去店里照应。蒋仲英有一个弟弟,但后来的蒋笑笑;一个妹妹,即后来的宋蒋氏。

因为家境窘迫,蒋仲英上了几年私塾,就去城隍庙附近的一家被头丝线店当伙计。他算盘打得好,老板就让他穿长衫,坐账台。当伙计的薪水很低,每月只有几块大洋。旧社会,人们大多早婚早育,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女方就会积极准备嫁妆,置办被子被面,用五彩丝线绣制枕套鞋面,被头丝线店是必定会光顾的。蒋仲英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望望身上穿的长衫,样子很斯文,却身无分文,“我何时才能娶上老婆,成家立业呢?”他痴痴地想。有时听顾客说上海如何好,这些话对这个少年不啻是一种诱惑和刺激,那个未知的花花绿绿的世界像梦幻似地展现在他面前,他憧憬着,向往着。终于有一天,他对母亲说:“我想去上海学生意。”母亲惊异地看着他:“你才13岁!上海大啦,啥人照顾你?”“我勿要人照顾格。”“上海唔不(没有)亲眷,生意也唔(没)处寻格。”“我会自

己寻生意格。”儿子坚持着。躺在竹椅上的父亲开口了:“阿囡娘,你让俚(他)去闯闯吧。侬(我)有个姓田格亲眷在上海,可以寻俚(他)帮忙格。”

父亲的一句话活了儿子的终身。尽管母亲舍不得,蒋仲英还是提了一只篋箱,离开故乡,乘了三天三夜的小木船抵达上海。

姓田的亲眷确是蒋仲英父亲的一个远房表弟,蒋仲英叫他田家阿叔。田家阿叔比蒋仲英的父亲年轻,二十六七岁光景,已婚,有两个女儿:大女儿四岁,二女儿才一岁。蒋仲英到上海四年后,田家阿叔又得一子一女:儿子叫田国川,三女儿便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四大女明星之一的宣景琳。其时,宣景琳尚未出生,后来蒋仲英的儿子蒋月泉却因了宣景琳的关系,牵上了赤绳。

田家阿叔识字不多,是个报贩。他见蒋仲英年龄虽小,很懂事,嘴上又叫得甜,头脑活络,就对他讲,阿叔是卖报的,我自己也寻不着好生意,你跟我卖报好哦?蒋仲英连忙点头:“好格,好格。”就这样,蒋仲英踏进上海滩的第一步,便当上了报童。

田家阿叔有一批订户,需每天或隔天、隔旬送报上门,蒋仲英就与其他几个孩子挑起了这副担子。清末民初,大凡订阅报纸的都是缙绅商贾的有钱人家或知识阶层,有的住在法租界,有的居住英租界,有的住老城厢,报童们赤脚穿布鞋送报。蒋仲英此时早就脱去长衫换短打了。夏天,暴雨过后,南市老城厢一带都是弹路路,满地污泥,他光脚穿一双帆布球鞋,裤管卷起,赤膊背一只布袋,穿街走巷,去敲响一户人家的大门。因为走得急,脚后跟溅起的污泥会飞到背脊上,甚至飞到头顶额角。送报有年,这些户主或下人都认识他了:“嘻嘻,小毛!怎么弄得这副腔调!”蒋仲英小名叫小毛,别人叫他小名习惯了,他听了也觉得亲切,久而久之,小名叫响了,本名却少有人叫他。几年后,小毛成了一个壮实的小伙子。

皓月涌泉

唐燕能

